養一齋文集

養一齋文集卷第二

武進李兆洛

序

重刊鄒道鄉先生集序

自子游子北學於孔子以聖人之教啟南方之學者其後二千餘年而有道鄉鄒先生揭中庸於記禮之篇闡慎獨之旨直接洙泗之心源與河南兩程子遥相證明先生之子遂從龜山先生游以紹伊洛之緒至有明而方山薛先生啟新錢先生實與無錫涇陽顧先生景逸

高先生大振起於微墜之中天下學者覩為正鵠焉是故南方之學開於子游導於道鄉而昌於涇陽非吾常一郡之私言也道鄉先生所著書有易解有繫辭纂義有論語孟子解義其集則奏議一卷道鄉集四十卷今所存者獨有文集明時裔孫忠允曾刊本以行今亦湮滅無遺承學之士求一見不可得甚矣斯道之衰且絕也今夫事會之興廢必有其機動於人之心而機應焉而事乃旋效為世之以道學相詬病久矣薛氏錢氏顧氏高氏諸書具存孰過而問焉者有并其書之名且不

能知刻能知書中所言者何事乎今裔孫某某慨然購遺集聚其族之人而刊之夫必有動于其心者矣其應于機而效于事無惑也豈徒鄉之子孫將復其始乎吾知鄉人士必有亹然念先民勵實學以期無愧為生先生之鄉者矣是為序

道鄉集補遺序

按宋史本傳稱公奏議一卷文集四十卷今奏議即在四十卷之內寥寥無幾楊龜山先生集有遺公子德久書云奏議間有彈擊權要今子孫恐有當路者遂為世

仇不可不慮鏤板可節去末須傳也當時或因此言遂輟而不刊耶李燾續通鑑長編載公奏議多篇每註云據奏稿似當時別有刊本行世也不知何時缺佚向盡今依長編補錄別爲卷又擻宗初政公尚有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一疏請繼述五朝善政一疏見宋史向族子弟乞加訓飭一疏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殿舉一疏請飭太史無諱天象一疏見名臣奏議而今長編之存者止於哲宗元符三年正月薛方山先生宋元通鑑旣疏略不載近時畢沅續通鑑亦然於宋史及名臣

奏議似金末檢會者他書更無可取證矣所載雖非全文亦錄以附之又徽宗初有請察爲學之本一疏又乞如神考故事詔侍從言事一疏又乞至誠終始納諫一疏名臣奏議俱僅載其目附識之以俟考

牆東類稿序

古來文章之得傳於後者大抵其子孫世保守之或自其鄉邦之人刊布之蓋愛重慕效故也江陰之習尚氣節而不知致力於文章故自漢以下以文章傳者無人至唐末魏不琢始以詩稱而存者絕少宋時科第漸盛

如葛氏邱氏仍世館閣裒然大集著於崇文總目而未見傳流元時則有王梧溪陸子方繆苔石皆有聲譽王有梧溪集幸邑明經葉保堂捐貲刻之鮑氏知不足齋叢書中苔石詩草則未之見去年春陸君清臣鳩梓刻其宗譜予因從臾刻子方之遺書葢他集皆世有傳本牆東類稾則散佚已久賴四庫全書采掇永樂大典而存之如更不刊行則將遂亡之也既語清臣即屬友人於浙之文瀾閣錄取原本以還令門人薛祉安承守丹校讐授清臣付梓清臣又搜集闕遺爲補遺一卷經數

月而就以復於余甚喜其能表章先人以禅邑中掌故也子方子孫居邑西之蘆埼無能讀書者清臣居邑東化成鄉其鄉以元時莊簡公而名族所聚處清臣建祠於其鄉輯譜之將壂於尊祖敬宗之誼汲汲不憚勞也僅中人產而慕義若渴其志甚可尚矣聶葉氏刻梧溪集以足本為鮑氏所藏故就刻之而不以歸於江陰邑中人頗以為恨今子方之集為邑中刻先集發軔矣嗣今以往明張藻仲之青暘集

本朝徐青牧之惜陰錄其家皆有後裔倘聞風而起相

繼刊布不郁郁乎邑中盛事哉余特企而竢之矣

編輯方孩未先生遺書序

有明孩未方先生西臺奏疏一卷文十五首一首缺賚恤奏疏一卷文十一首按遼奏疏文十八首自敘年譜一卷禍由錄一卷報恩錄一卷幾灰草一卷偶然剩藁一卷雜文一卷都一十五卷或舊有刊本而散佚者亦有未經刊刻者力爲搜錄始輯成一書雖尚有散失然大略備矣先生當權奸內訌疆宇日蹙舉朝恇擾之時忠義勃發以一書生出入戎馬間指陳機宜曲得要領

奇偉非常之氣一時未有逾之者也而厰寺盜權擢于羅織乃幾爲楊左諸君子之續嗚呼明之亡也其大小臣工精神皆渙散而不相攝各圖其私以苟旦暮或更倖人之敗以自售其言于國家利病固勿恤也若王化貞之黨閹熊廷弼之傲很張鶴鳴之庸下舉朝知之而莫能倡一議出一策以消禍于未然雖以先生之苦口熱腸調護之呼籲之而彼昏不知無救于敗悲夫心者身之主也四肢百骸者心之衛也心惝怳而不靈飢飽之不知寒熱之不辨營衛否隔陰陽舛憒甚者賊風沴

氣直蘊藏臟腑小亦手足掣曳拘攣乖反猶復毒視藥石仇視和緩及其一歷委之大命可勝悼哉按粤筆記于一文牒一決罰具有裁量知先生學問邃密心和而氣平固非慷慨任事以果敢自爲者也其處置吉藩事及籌理軍餉皆一方安危所係且可爲後世法而明史于先生傳及諸王傳皆不具載亦賴此以存其缺焉嘉慶十有八年十月

瞿忠宣公集序

瞿忠宣公集十卷常熟許氏所藏

國初未敢行世故

四庫書中不著其目

聖朝寬大如熊襄愍之集乾隆中奉

旨進御

命其子孫刊行之則是集安可以不傳世也原本分十

二卷而誥勅行狀誌銘追輓幾溢其半今皆別而出之

舊無襍文許君爲搜採補之公奏議尚有被逮申辦疏

乃辯廣西巡撫疏薦錢繼登譚貞吉等疏見于公子元

錫所爲狀以非全文不復入定爲十卷雜文或尚有遺

者則佚續獲而補焉授梓始道光十四年九月越明年四月竟兆洛獲與讎字之役謹識其後曰公之在掖垣也僅七月而疏凡數十上時天下雖已破壞而疆索粗完紀綱粗立公所建明皆一時之急于正人心厚元氣所以匡主德延國脉者皆畧具于此使得竟伸其志於定傾救敗之道猶有冀焉思陵初亦信嚮行其一二及以會推閣臣入溫體仁之譖惑志遂不可解擯斥不顧好惡奪於愛憎是非眩于名實已甚一日以至於亡聖人所以有災必逮身之戒也悲夫留守封事隨事補苴

勳成舉其運際流極尙何言哉當桂林播蕩危於幕燕
臣主一心以禦外侮尙恐不支而吳楚內訌孫李外張
小人之禍人國至於此乎公之不肯從永明西行而以
留守自任也亦猶史忠正公之不肯在朝而願爲介胄
馳驅耳蓋逆知王坤劉昌允之輩不可調劑而朝中文
武不能無水火也雖然百六艱難之會必內有賢臣握
紀綱張法度運籌決策聯絡指臂而後可以圖功永明
柔仁主耳非有英姿明畧足以懾羣下也吕大器文
安之稍有聲望可倚仗而或死或出矣彼吳炳王化澄

嚴起恒何吾騶丁魁楚諸人而望其匡弼弱主制馭悍
小哉況當時所藉以死灰復然者十三鎮之降將耳彼
皆犬豕豺狼之不如勝則奮臂攘功敗則回面內冠名
爲勛鎮甚于盜賊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
則去兵不得已則去食烏有招盜賊以自戕其民而可
以爲守者乎事已無可奈何姑竭匪躬之節置死生于
度外以告天地而報君父焉耳夫田橫島中壽春城下
覽古者猶爲之涕泗橫流而況壞粱木于顛厦殞大星
于傾天慷慨之士烏能不悲其志而閔其遇也

薛堆山先生文集序

自先生歿後百八十年其七世孫子衡稱其尊甫之命抱遺集以謁兆洛曰先人身遭前明鼎革之後削髮入山二十餘年六世祖奉承先志閉戶授經不交世事家遂中落後又轉徙鄉城靡有定居故遺書幾至散亡至先祖璧圃公始索諸宗衖又以宦遊四方晚歲方輯錄成帙蓋所存者不啻百一矣先祖歿家君藏弆者又二十年恐歲久終至湮沒乃及今命衡就吾子董而理之則感且不朽兆洛瞿然曰先生出處大節爲一代完人

遺集因樂得而讀之竊附名於末簡有厚幸焉乃伏讀卒業歎曰先生生竟陵光啟之餘爲易堂之先聲故其文繁變不測務極其意之所之而後已加以經世變涉亂離於君臣師友之際哀死送生有不勝其憤歎痛哭以長言之者故言哀必痛致痛必極雖置身空谷文固不能以沺然蛻然超乎塵表者也然其家世承方山先生之緒餘又嘗得聞高忠憲顧端文之風而與東林後起馬君常諸人爲友所以切磋究明有不獨在文字之閒者即以教南雍爲比部守大梁施教而教行居官而

官治及論兵不合拂衣而歸蓋已忠孝大節不愧師友而治身以及家則又有足信者故入山則妻從之致服既殁則子守其遺訓非不欺之學而能如是乎前集不分卷蓋在甲申以前所著後十四卷則入山後二十年中所爲也詩文各得其半今錄文之十三先以示於世其他則俟具知人論世之識者而考之焉道光十一年十月

胡石莊先生繹志序

石莊先生字君信竟陵人明崇禎丙子舉人見湖廣通

志文苑傳予家舊藏先生讀書錄寫本四冊有柴虎臣先生跋文體類淮南抱朴鱗雜細碎隨事觀理而體察之觕甚愛焉尋爲友人借觀亡之深以爲恨後於故書肆亂書中得繹志撿之完具甚喜亟收之思重錄一本以爲流傳地道光元年在揚州方令鈔胥寫之未竟二冊而四川龍爕堂觀察過訪龍有活字板喜刻書已成大帙如郡國利病書之類者數種向予索未見書之宜板行者予以爲莫若繹志龍意以不見四庫書目疑之予謂此書出較後收四庫者不及收耳

若論其書則貫通古今包含宇宙不倣之纂述也龍遂欣然將去約半年當集印并原本見還去後闊六七年了不相聞一日其從子某忽至江陰遺書數種而無燹堂書閱其書皆非問之則云未見刻此書予乃遣書索之時江陰錢君一士作令四川屬其尋問錢復書云龍已死問之其子云此書當在京師徐星伯處蓋星伯故識龍予疑龍或以書質復書問星伯而星伯書來云未見予深悯然以石莊二書皆由我而亡地下能無遺恨甲午之秋忽得一士書云龍之子以此書屬寄發書視

之如故人重見也狂喜累日夜適常熟許伯堅少府過予予爲述之以當歡笑伯堅去述之於所識上海顧君竹泉竹泉聞予之嗜之也欣然曰是書所遭如此不及今刊行恐後遂湮沒亟出重貲屬予校而刊之是書自是有傳本矣幸哉先生之書醇明宏達近古所不及其精神自當不敝而成書至今垂二百年竹泉始傳之竹泉之於先生亦可謂神交不第緣會已也而彌恨讀書餘之不可復見也或者先生之靈陰相之使得復合則尤幸之幸哉道光十七年三月朔日刊成附識于後

明代君臣墨跡序

一代之治承乎一代之氣運而文章亦隨之虞夏之渾噩商人之嚴肅周人之溫醇皆是也漢承三代之餘故閎達後漢承前漢之經術故雅懿晉承魏之清談故名儁唐承六代之綺靡故宏麗宋承五季之混雜故高明承元之迷謬故整飭至於筆札文章之餘事也亦如之湘舟顧君集有明一代之書牘墨跡合爲册逼三百年凡五百輩上自帝王卿相下逮幽人逸士不務鑒賞之能但加甄錄不假甲乙之品自得風流一朝風氣之

所趨與其隨時變轉之跡徵而求之風會大概可見焉夫法書要録金薤琳琅書畫舫之類收儲非不富也而徒辨字畫之工拙計傳流之遠近則猶是骨董伎倆耳何如此搜葺一代得其遞變之理以爲翰苑上下古今之助哉道光戊戌九月既望

呂松壑先生詩序

右古今體詩二百三十八首吾鄉松壑呂先生所著也兆洛以通家子獲侍於先生之元孫幼心先生與校讐焉先生勝國一布衣革命之後絕意仕進隱居教授以

終其身于書畫無所不工尤肆力於吟咏託興孤逸妙造自然源於陶靖節者也生平所爲詩倍蓰於此多散佚篋中屬稿手蹟零章斷紙猶有存者往往一稿數易其致之深者語之奇者詞之華且工者愈改則愈淺愈乎愈樸且拙比其成則澹然如太羹元酒而使人味於無味以爲旨昔阮嗣宗與陶靖節皆丁易姓之世嗣宗詠懷慷慨淩厲有拔劍投袂之風靖節則因詠成聲若不涉已何者一則蒿目於曹氏未亡之先一則飛遯於宋公既禪之後也嗟乎士君子樂天知命權所以自處

固宜爾矣內度其身外量之世力非所及時無可回則一托諸流連農圃俯仰光景以自放廢而謝天下而又深思苦吟自耗其英華光氣於尋常瑣細之間幸以沒吾世焉蓋所識者微所慮者遠其心平其氣斂其用意愈苦亦愈可悲也是所謂貞志苦節與道汙隆者歟

鄭愿廷先生詩文集序

涇川山水之美李白之所亟賞也詩篇稠疊讀者艷之林巒溪澗明秀之氣固宜鍾而爲文采風流之士自詩所稱粲粲吳與史元冠耀天京意必一時英亮而至今

無能舉其名者自所往來投贈則萬巨汪倫於汪氏池館尤眷眷而二人無一詩傳後蓋久而佚之耳于後乃有汪遵許棠同時競爽詩篇華麗著于藝文自宋迄明繼響益盛載于青虹閣詩評者凡百餘家而以專集傳者不概見其在

國初則愿廷先生其卓卓者也先生名相如字漢林康熙庚子副榜

薦舉博學鴻詞大府以先生名上不就所著書十餘種且數百卷具載縣志道光壬辰二月予來涇川先生曾

孫惟屏以先生所著虹玉堂詩集述元堂文集來謁曰將付剞劂請爲之序先生之詩奇崛聳岸不主故常樂府出入漢魏而得神遺貌師心獨出古文尤森挺拔俗殆于孫可之所云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者固宜其雄視一時也乃二百年來尚未流布想愛之者少莫之惜歟幸未湮沒而惟屏能守之而傳之否則不幾與汪倫萬巨諸人同其泯滅歟先生子侶仲名文熊能世其學邑志稱其姿稟絶異所著曰白灘集散佚之餘存者僅四五篇附於先生集後以傳之記曰先祖有美

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惟屛可謂知所先務
矣凡爲子孫者亦可以風矣

莊方耕先生尙書旣見序

讀聖人之書必求窺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千萬人之心
也而孟子稱智足知聖惟宰我子貢有若七十子莫得
與焉子思子作中庸引聖人之道於至淺至近而顧難
之曰苟不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孰能知之然則聖人
之心果無智愚皆足以知之乎今夫日之在天也庸夫
孺子皆見之而知之然而疇人子弟登靈臺窺璣衡其

知必有與庸夫孺子異者向使進義和容成而問之其知又必有與疇人子弟異者執庸夫孺子所知之日以爲日蓋于是也可乎不可也然使以疇人子弟所知之日語庸夫孺子則疑且笑之更以羲和容成所知之日而語之則益非且怪之何也也其知不足及此也曰未嘗異也隨知之者而異也聖人之心未嘗異也亦隨知之者而異也竊怪夫循誦習傳之士未得其一端而遽名曰吾知聖則孟子所云智足知聖七十子所不能者今之士顧反能之而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之之云者抑果

易知也讀方耕先生尚書既見始卒業而爽然徐尋繹之而怡然舜禹文王周公得孔子孟子之言而其心可知矣後之讀書者求端于孔子孟子之言而勿以凡所言者亂之則幾乎其可矣先生之言若與凡言之者異而與孔子孟子之言近矣由是以求窺聖人之心亦猶欲問日於羲和容成而以靈臺疇人為之導也夫不知聖人不為聖人損不知而不求知而自安于其所知吾恐學道之見日益卑陋遂錮于淺近所造亦以益下幾何不如疇人家言更千年而天可倚杵也承學之士誠

思擴其胸高其識無域乎庸夫孺子之見請由是而之焉可乎

駐方耕先生周官記序

周官者古今治天下之服法也雖有甚亂不能盡泯棄雖有甚治亦莫能盡其精微蓋與天命相流通焉學者病冬官之亡以爲五官根柢皆在冬官冬官亡而五官莫能舉竊以爲不然所謂根柢者封建井田之規模郊壇宗廟宮室邱封車旗衣服律呂彝器之制度已耳卽其書完具其法可得施用於今日乎師周官者當師其

意不當師其法當孟子時固已籍失而但聞其略矣孟子不以籍失爲病也權其可施行於當日者而爲之通變以適其宜期無失乎先王之意而已矣漢之三老嗇夫得以俗教安之意故民氣達宋之宰相得冢宰進退百官之意故人才與明士庶之制得以儀辨等之意故士氣伸其法未嘗同而皆足以致治若北周之名官以次比附唐之六典規仿文字如模印然曾何益於治乎至於襲其一字一言以爲法而新莽荆舒且以亂天下矣故曰不當師其法方耕先生仿儀禮記作周官記旣

綜經意令就條理欲以融通舊章定後世率由之大凡其於冬官採周秦諸子之言地事者輔益之不屑屑于事爲制造之末而于官不陳藝工不信度府事隳壞三歎息焉又攟經中大典如郊廟族屬之類古人所論列者件辯而折衷之爲周官說三卷以輔記之所不盡實能探制作之本明天道以合人事然後綴學之徒鉤稽文詞吹索細碎沿傳訛謬之說一切可以盡廢有志于治者由其說通其變舉而措之如視諸掌非徒經生講解之資而已也治經者知讀書所以致用必有觀其會

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幾六經之在天壤不爲佔畢記誦之所荒不爲迂僻膠固之所窴也夫

徐怡亭周易愼思序

易之言思也說而止之說所以開之也止所以閉之也故于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蓋其愼也于咸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九四出艮入兌以不貞致悔故曰貞吉悔亡愼者思之正也憧憧朋從非所以爲思也江陰徐怡亭先生沉潛于易參究漢宋融會程朱即象以求理本理以玩占不襲陳言不矜新得而題其所著曰愼思

有言哉此其所以能引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于行習之間而証之以日用之近出膺民社入飭言行粹然爲鄉邦之式者歟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千奇萬變無不包孕見仁見智隨所取之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殊途百慮聖人不禁而要之于同歸一致思可不慎乎哉能慎而後能同歸一致能同歸一致而後能何思何慮何思何慮者精義入神不思而得也故擇善固執之功必自慎思入而世之說易者穿鑿附會蔑弃古訓自逞胸臆

以爲殊途固同歸百慮亦一致也此正憧憧朋從之思能說諸心而不能研諸慮出乎其位而不知止者也試與之讀是書亦可爽然失矣

祁鶴皋先生外藩蒙古要畧序

鶴皋先生之在翰林也歷年最久嘗被命爲蒙古回部諸王公列傳皆內檢黃册外譯舌人僅能通曉久而後成旣成又爲當事齮齕復遲之數年盡先生於蒙古回部之事盡勞勩矣旣進是爲欽定蒙古王公列傳編之四庫先生之爲是書也先以

年月日編次條其歸附之先後叛服之始終封爵之次第以爲綱領而後分標各藩之事跡而爲之傳名曰外藩提要是傳仿史記而提要仿通鑑也淳父學使視學江左行轅在江陰而兆洛忝主講席因進見叩鶴臯先生諸書學使因以西陲記略見賜而曰外藩提要尙未刻也兆洛因請而讀之旣卒業謹拜手稽首作而言曰皦生伏几案終世佔畢矇然不能見五帝三王之盛德大業炳耀宇宙其度量所存心志所及不知若何其大且遠也乃於此而恍然遇之

皇天眷佑

有清懋篤

世德全付以覆幬之下所有疆土無內外悉成大一統

之規亦惟

列聖追配皇煌帝諦之盛業長駕遠馭用宏茲賁承平

晏安三百年於今翼子貽孫君臣同慶以享天之福遠

三代以下之極軌夫豈拘學之士井蛙之識所得窺其

運量哉

太祖高皇帝撫有科爾沁扎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

太宗文皇帝綏定奈曼巴林扎嚕特喀喇沁土默特敖
漢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特阿嚕科爾沁翁牛特克什
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阿巴噶鄂爾多斯
世祖章皇帝又納喀爾喀右翼
聖祖仁皇帝又納阿巴哈納爾而內扎薩克四十九旗
備乃平喀爾喀厄魯特土爾扈特西藏和碩特西部
世宗憲皇帝以西藏編設扎薩克
高宗純皇帝平杜爾伯特皆編設佐領編以旗分其於
諸藩也容之如天地養之如父母照之如日月威之如

雷霆飢則哺之寒則衣之來則懷之勞則勞之患則拯之量材而授任疏之以爵土分之以人民教之以字畜申之以制度一民尺土天子無所利焉寸賞斗罰天子無有私焉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曠然更始而不驚靡然向風而自化雖背恩悖義如騰機思和囉理羅卜藏丹津阿睦爾撒納等叛則討之遁則宥之降則舍之甚至噶爾丹之爲患邊圉屢肆突犯敗困力竭逃無所往猶拳拳賜書招徠開布誠信許以不死蓋所以求服其心者諄諄無已也

仁皇帝以喀爾喀諸部逼於厄魯特率衆歸附矜其窮阨發倉儲以賑其乏賜白金茶布以給其用買牲畜以資其生使皆得其所

純皇帝以土爾扈特逼於俄羅斯率衆來歸賜馬牛羊二十餘萬屯粟四萬石革裘五六萬領布棉十餘萬帳千具至者如歸而費國帑皆百餘萬上以此感下以此應服教畏威懷德之思千萬年曷有極哉蓋外藩諸國之人如童蒙之天性未漓敦直以亮故條教少而變化速直省之民習欲深則天機日薄頑懦而詐故扞罔時

開而刑無由措扞罔時聞則罔日益吝刑無由措則小不正積而至於大不正此兆洛所以感激於外藩之日沐浴於

聖人之澤而直省之民反自外於瞻天就日之中者也

先生此書於

皇朝數百年以來所以綏養藩服者無不綜具其緣起悉識著

列聖恩德之所由隆明威之所以畀恍然造化之亭毒

皇極之相協如讀邃皇之書睹鴻濛開闢之規模焉烏

可不令承學之士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了然於天人之故哉道光十九年冬十月

抱經堂詩鈔序

乾隆五十四年已酉先生主講常州之龍城書院兆洛才弱冠從受業講習制舉文而已於先生之學無所窺也同几席者臧在東顧子明頗能研求一二私心喜之不能專意甲寅歲先生之鍾山道毘陵示疾於書院遽捐館舍兆洛侍屬纊焉時抱經堂集已付梓而未覽閱十年來始見刊本愴然如接音容也先生音和而亮容

舒而肅教弟子不強以所不習而誘掖如不及學務實踐未嘗甲乙派輩惟津津道其所長所爲文章畢肖其爲人也常患世俗刊書不知讎校魚豕淆訛點畫狠籍疑誤後學塵點前賢故得一舊本書悉心鉤訂聞人有善本必借之丹鉛陳前窮日夜不休止隨時繕錄成羣書拾補若干卷爲後之讀書者法精深小學以今文合諸許氏說文通其意而結撰之義取其當形求其完不泥不詭故所鋟刻載籍爲當代最以梓人自隨在龍城時兆洛亦與校讎之役先生自謂不嫺於詩酬應頗少

故文集中不載篇什手所定也道光十六年丙申秋先生季子慶錄枉存予於暨陽書院攜詩一編授之曰先子殁後於叢殘遺稿輯錄成此思以授梓而未能也子將有意乎兆洛受而讀焉而益泫然於先生也先生不欲以詩名世間而先生立身得於詩教至粹其出之也宅心樂易安節莊誠勰理縝栗樸斲完固性眞見焉學問流焉夫非求學軌範哉先生主講暨陽爲乾隆丙子歲在主講龍城前題詠懷人諸詩皆見集中閱四十年而兆洛繼踐斯席向時弟子闃無在者庭中花木多先

生所植其人士猶設先生位於寢樓歲時釋菜兆洛攝衣冠拜焉兆洛亦以梓人自隧而先生所刊昔揚賈董宏偉卓絶兆洛所刊則日知錄繹志及鄒道鄉瞿忠宣之集而已不能紀遠乃紀於近自度所堪耳倘能再侍先生一開固陋乎道德質於師承晻嵫促其短景所爲自怨自艾欲追悔而無從者也刻先生詩附於文集後敬識之

鄭展宗女則序

易之教扶陽而抑陰而詩首關雎獨推本于后妃之化

非抗之也陰之抑也難特豫防焉而婉曲以諭之所謂起教于微渺也劉更生列女傳呂叔簡閨範圖說皆此義焉耳吾邑鄭毅士先生病世俗之教女子子者類輕於男子而女子亦自無書可讀何以激發其志氣而誘進其德行以爲父母之前無令女舅姑之前安得有賢婦如是則家教何以成風俗何以易于是命其子展宗輯女則一編分類凡十雜列女傳之蕪穢補閨範圖說之佚遺去取必嚴事實必核屏浮華之詞芟冗碎之語傳勸懲之旨致爲賅備而不繁於卷帙誠使家置一編

其裨於姆訓者豈淺鮮哉展宗先生之元孫艮弼將梓
以傳世謹書其概以弁其端云道光十五年六月

惜抱軒書錄序

書錄四卷姬傳先生纂

四庫書總目時所屬稿也校頒刊之本時有差異盖進
呈
乙覽時總裁官稍潤色之令與他篇體裁畫一焉先生
刊文集時不以此入錄當以各書所編訂業見採于總
目故而讀先生文者即篇章殘闕猶思擴拾見首尾完

具如斯錄乎先生懋學淳詁養之以盅楙所論著者裁然于真僞是非毫釐之辨徐條其得失所自衷之于道使膠固融釋其或載記舛午則旁綜他籍備列殊文鉤甄疑似使讀者循覽而自得之盡即此數卷而先生文章精嚴之旨略具誠不可以無傳也石甫明府補刊以附全集以校錄屬之兆洛謹私識其所知者道光十二年七月

周心樵先生鷗亭詩集序

兆洛之輯舊言集也大要裒錄先友諸故老爲多春山

周丈之殁亦將求遺詩并入之而介子儀䏲不欲曰會彙録家世遺稿刊而行焉因先録尊王父心樵先生鷗亭詩四卷持以示兆洛曰願乞爲序竊念先大夫與春山丈爲金石交兩家子弟如同姓昆季也先大夫常常言曰余往時至郡必宿於春山春山太夫人之相視厚過於親串春山丈倜儻不顧瑣屑太夫人周容嚴重動以禮則余每昏而寢晨而興必別遣奴子伺榻下幌幞橫褡燈鞲唾壺盥盤楲窬之屬無不檢視問安適與否乃退于他客亦然具饌常問所嗜肴蔌視客多寡寡不

見餘多不見不足也必精腆每宿焉常如是蓋先大夫已不及見心樵先生矣比兆洛之獲侍春山丈也已移居顧塘橋徐氏宅宅頗褊隘寢室之左小樓一楹兆洛每至輒留宿焉留或十數日賓朋候視絡繹小樓中往往歡笑竟日時時索飲索飯殊自忘非其家也而丈常歡然家之人治具掃室未嘗有怠色嗚呼先生之所以施於家被於後者即此可想見其概矣及觀所爲詩而僩閒曠適之致又如或接之也今儀暐居益貧幾屢空而志致落落於世無謚隨於此信先生之澤正未有艾

而俯仰疇昔追維語言各抱鮮民之痛其能無盡然隕涕發乎儀曄以能詩聞讀此編者可以知其淵源之所自則固無假於蒙者之贅頌云爾

吳石華南漢紀序

唐之末造亂賊竊擅隨地蠭涌大抵莫正於北漢莫強於南唐莫狡於吳越餘皆瑣細不足數而莫穢於南漢劉氏建國非有恩德要結斯民也非有奇功偉畧震動一時也其臣蠢庸駑雖文學士避地廣南者多有徒文詞相矜為夸美而已龑鋹繼跡奢僭逾滋淫刑無藝奄

人之禍亘古所無救此一方宋祖以之興嘆牲牢祝民歐陽所爲深尤也地僻胡陋私史闕如宋人紀載則有新舊五代史九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畧皆隨所聞見不能賅備彼此乖午靡所折衷

國朝吳志伊十國春秋則又徒爲稗販都無別擇治緜而棼抑又甚焉吾友嘉應州石華吳廣文自以桑梓之邦數典宜覈乃博綜諸家尋其條貫鎔裁就理識鑒居宗義必深嚴尋求翔實勒成五卷體雖約少亦荀袁兩漢之儔矣爲附錄考異注其下以期囊括無遺庶當不

溯別爲地理志以補諸家之遺外爲金石志以搜當時之軼聞皆詳而有體核而不華夫珍裘以集腋而成大厦以羣材合搆雖材用資於都料而良苦辨於國能徒以博聚爲工孟浪勦說虛張卷軸罔別乖濫則亦何關典則奚取亞儷至乃因文成格無所抒其跌宕之辭進事省煩不足見其恢奇之美是則劉子元所云言媸者史亦拙事美者書亦工時無奇卓人乏英雄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者也其爲之也十年乃成其成之也諸家可廢於心彌苦於義抑甘兆洛曩在番禺與聞商榷今覩

殺青曠若發矇矣道光丙申六月

靴中蘊義序

天地之氣其乘於運乎聖賢之化其因於時乎夫天之仁愛斯民也甚矣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三代以上緩猷若性保合太和首出庶物之一人實兼任之司徒敬敷張其係貫而已三代而下天生孔孟佐天子治天下而後天下之待治於師者與待治於君同降自漢唐學術益紛舍本而務末天於是生程朱以振起之究上達之樞轍範下學之途

徑而心性之理乃大明矣顧惟其大明而言之者益易聞之者益玩騰口說蔑躬行加以民生益啙窳習俗益機巧偷取旦夕莫保其性而程朱之說不能動其心而開其悟天於是乎有文昌帝君之命焉闡太上之遺垂陰騭之篇明禍福以示之嚮以神道輔師道而濟孔孟之窮至於今而又有孚佑帝君之命矣心孔孟之心言程朱之言訓文昌之訓問焉以言受命如響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起信者懲疎恐懼棄咎若洗自新如磨信乎克相上帝也抑信乎克相孔孟程朱文昌而作之師

也氣化之遷變固如斯乎豈徒以新民之耳目而已耶至於發明元功引之日用則又舉下學上達一貫之旨徹終始而言之以實踐夫窮神知化之道而闢隱怪之口不復留餘蘊者也嗟乎民之生日益蹙矣質因以口漓神因以日昏智因以日短人人置身於深淵薄氷之上不可晷刻待而機巧方日生囂戾方日積生理幾何而不絕乎書中所言彌近彌篤彌忠彌哀大聲疾呼垂涙泣而道之矣傳曰聖爲天口帝君之言卽天之心天之心固如是其宂轉援拔惟恐一人之迷溺顚覆以自

眞其主而畀天之成形者尚或肆然自棄而棄天獨且柰何乎哉道光十三年二月

養一齋文集卷第二

養一齋文集卷第三

武進李兆洛

序

鳳氏經說序

右經說三卷凡百有餘條江陰鳳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名韶字德隆江陰縣歲貢生所居濱江邨巷僻陋孤生徒謀糈以活城邑中無知之者獨守一經矻矻白首困而不戚年七十一卒嘉慶之十有六年也

國朝治經之家獨盛于前代而於三禮尤爲粹深如長

洲惠氏四明萬氏婺源江氏桐城方氏歙金氏休寧戴氏類能鉤稽故訓探索隱誤辨名當物往往有疑辭莫肯前人說之而愈晦一經解駁即犁然當于人心者先生生窮僻之壤既與諸老先生凋絕其所著書亦不能遍見而窮思獨造所得殆不相讓以是知志致卓越者固無所待而道術之明自有時也然而諸先生盛時聲望翕然當宁與嘆公卿側席承學之士無不就而請業焉而先生之居去予居不十里而未嘗相聞比予友王君瑤舟爲予言思欲一見而先生已歿歿而其子不能

世其業及門之士亦無有能傳其學者可慨也瑤舟又言先生經說盈笥皆隨手條記羼雜無次第蠹訂逾月始成此編其缺落差訛不能辨識者尚十倍于此精力疲苶未能周稽約予歸而盡以畀余嘗更綜比而續刊之以成一家之學也先是有四書補考其門人輯先生之說涉四子書者爲之松江吳氏刻于藝海珠塵中者曰讀書瑣記僅數條其名皆非先生所自定今所編凡已見于四書補考者略之瑣記則并入焉瑤舟名巘陽湖縣學生工文詞而邃於學以沉思致疾所著學易五

種其說亦有裨說經者嘉慶二十五年七月

吳晉望先生詩經申義序

董子曰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詞蓋易因人爲占詩隨人所詁春秋因事立文隨文成辭皆非可持固必之見執成例以求之也故左氏傳曰賦詩斷章予取所求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詩自毛鄭以來說者衆矣或主小序或主毛鄭或兩有所不主而自以其意說之大抵皆隨其人性情學力之所至以自驗其淺深高下各有得也亦各有失也期不失聖人垂教之意爲

後學所循習而已唐以前成書之傳者已少惟宋爲盛就宋賢所說歐陽永叔之學質故本義之詁詩也寬以通蘇子由之學雅故集傳之詁詩也和以肆朱子晦菴之學摯故集傳之詁詩也絞以慤呂東萊之學博故家塾讀詩記之詁詩也節以亮嚴華谷之學平易故詩輯之詁詩也淸以柔諸賢亦各有得也各有失也而無失聖人垂敎之意則一也由明以來說者盍衆乃盍矜誕多穿鑿附會而成之則離之者遠即或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吾鄉吳晉望先生少壯嗜學至老彌篤沉潛于

程朱而出入于諸家一以躬行爲本著詩經申義若干卷採諸家之說以求其是有所不通則自出所見皆原本聖賢之意和平其性情冲澹其言辭于道德之際性命之微尤三致意焉先生存時未嘗以示人歿若干年先生之子涵一輩始刊而行之予得讀焉竊以爲詩之爲教溫柔敦厚而說詩者往往叫囂忿戾豈不已背于聖人垂教之旨乎以斷章逆志之義求之則何情之不可通亦何情之不可平而必執一人之意見以概衆人之心哉先生之學醇而碩故其言和而當方之歐蘇呂

嚴諸賢可無愧矣回憶侍坐春風指示大義引申緒言猶如聞謦咳也

莊珍藝先生遺書序

兆洛自交若士申受兩君獲知莊氏之學莊氏學者少宗伯養恬先生啟之猶子大令葆琛先生賡之者也宗伯如泰山洪河經緯大地而龍虎出沒風雲自從大令如蓬萊閬風變現意外而跬步眞實不墮幻虛蓋有積精致神之詣焉繼又得交宗伯之孫卿珊始得盡窺所著述者伏而讀仰而思累月日乃曉然有會于讀經之

法與讀書之法經爲聖言聖人之心同天地實有見于其心然後可以爲言宋儒以常人之心即聖人之心夫常人之心不學不慮之良心也聖人之心則有學有慮之心學與慮而後同于天地也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者天也由宗伯之書足以窺聖人之學聖人之慮有如此者書乃古人之言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信而從在乎擇擇而求貴乎敏擇焉者必非聖賢之志不敢存敏焉者必深造自得資深而逢源大含則可謂

擇而敏者矣宗伯諸書文孫卿珊已刻之未竟易四書雜說三種未刊成而歿大令之書今其幼子文灝始付梓書幾百卷不能竟刻多刊序例使讀者可尋繹又合他文及詩爲遺集并刊焉爲莊氏學者于此可以得其大凡矣而若士申受卿珊皆已歿不及與校訂之役甚可悼也若士申受所著公羊之說多本宗伯卿珊搜覽漢學亦能紬繹先生之旨皆傑然能自立於學者後之聞而興者能無望乎

陳素村先生易林攷正序

漢書儒林傳焦延壽嘗從孟喜問易而爲孟氏學者不肯仞劉向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然孟氏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梁丘賀曰田生絕于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乎謂孟喜既得陰陽災變書託之田生則延壽之得於孟喜似可信秦之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則當時卜筮之法必有口授指傳者迨既立博士以隆其名而尋求之于義理孟氏焦氏偶得卜筮家遞相承傳之法遂附田孟以自重焉耳顧

予以爲卜筮尚占易之本也孟焦之獲傳天之不亡易也漢治易諸博士明章句說義理者其書皆亡獨焦氏京氏存今之治易者或推本田氏費氏而其書無存特從荀諝鄭康成之遺文約略推傳耳焦京之法術家承用學者乃往往不肯道何耶京氏衝合世應飛伏之說傳自焦氏而焦氏之說所傳惟易林則以京氏之法推焦氏之繇必有其確然而不可易者此肅村先生易林考正之所爲作也夫人謀鬼謀問焉以言設詞援方惟變所適陰陽消長之理具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演而

爲四千九十六以第三百八十四爻之動則其象益備其變益賅其理亦益顯著此參互錯綜極天下至神之大端也先生所注釋者僅十之三四蓋起其端而舉其隅云耳有志之士推而明之則所謂剛柔禨居吉凶可識以彌綸天地極諸幽明死生鬼神情狀曲成萬物歸諸易簡當有與于虛言義理而不別其實鑿言象數而不衷諸變者亦治是經者未闢之康莊也

陳素村先生太元闡秘序

揚子雲作太元以準易後世罩心於易者無不兼治太

元極深研幾文不虛立稱之者無間言宋衷陸績范望司馬公諸家之注亦十得八九矣邢上素村陳先生復推尋子雲所歷時變原其忠義憤鬱之微旨窮思殫慮輯成一書題曰闡秘先生之言曰吾於漢室孤臣得三人焉史游之急就也焦贛之易林也子雲之太元也急就諷元帝易林慈世亂太元刺權奸詞雖不同旨然其苦心忠於王室一也故于急就則探其奇於易林則正其訛於太元則著其蘊先生之於書真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矣今夫聖人之爲言也必規時審務權天

下之變以籌一身之所處別治亂之統紀禍福之朕兆立一時可觀萬世視之樊如推之廓如未有悠悠然不當於身世之故而泛立閎藏概舉叢說以自托於垂教後世者也玉門演易孔子實之以文王與紂之事周公繫爻於箕子之貞岐山之享明白指示以發其凡孔子作春秋誅亂賊一本大易扶陽抑陰之義著其旨於文言曰非一朝一夕之故皆是物也子雲是書發憤而作蓋亦托於蒙難艱貞之旨焉而豈徒揆日星察時序明歷紀列譜數爲占筮之資而已哉然則闡秘之成實仰

竊前聖著書之心法不第爲子雲一人言之也至於辨燕惡之誣綜始終之行以不及不踐其難之義明子雲可以無死則又執聖人之權持羣論之平可以爲子雲定讞者也

拾遺補藝齋遺書序

勵學之士自力於道藝而求以副其心之所知酬其力之所能其志豈不宏且遠哉涉其藩矣未造其閫循其麓矣未躋其巔知之既眞其自期待又厚不肯得少而足復不肯襲取衒飾以自誣謂優遊玩索徐當自至

日力正有餘耳而天不假年中道奄忽凡所未就一朝棄之此與負才而不能竟其用者何以異亦君子所爲浩嘆者也吾友卿珊莊君少宗伯方耕先生之孫山陽訓導開美先生之子而大令珍藝先生之從子也承其家學盡能通之斐然有著述之志五十五而歿歿十一年而君之子潤盡搴其所著遺稿乞余爲理而刊之其書之粗就者曰尙書考異曰釋書名二種而已餘皆首尾不能完具所爲古文幾百篇亦叢殘不成篇帙稍稍詮次而成是編憶與卿珊聚首時每抗論當世辨學之

士逃造所得其致功之門徑詣力之深淺銖分而寸計之莫不洞其得失纚纚有條理以爲將來當集其大成爲

本朝一代碎學之薈尤爲珍藝先生所愛重凡所著述常與上下其議論而資其佽焉方耕先生遺書皆未刻君始爲次第刊之僅成一二種而君死矣此編區區何足以盡君之學亦何足以見君之志致所謂恣且遠者而不能不藉是以傳君也可哀也哉吾黨少俊而夭折者多有如江安甫金朗甫皐文先生俱爲刻其未成之

書以傳其學然安甫朗甫年才弱冠而卿珊已逾強仕不可謂無年徒以奔走衣食日月耗於道途自恃壯盛欲得衣食足而後畢力於此此日足可惜安能待來茲此則不能不為君深憾者也殘稿中其有端緒可尋者尚十之三四潤若能引其餘緒通其條貫上以繼先人之志而下亦足以自成其業談遷彪固彼獨何人於潤有厚望焉

薛約齋春秋經朔表序

春秋上律天時具四時正閏餘備晦朔謹薄蝕治歷者

求千載之日至恒推策而稽之然時世曠遠書策訛缺往往或合或不合至于治經之家但循其年月考次前後足以除顛倒祛複重足矣而好學者亦復旁諏疇人以求其通此實事求是之宜也然治歷者不能盡求其合治經者亦不必過求其通則以課歷之疎密釋經之精粗義固不在是晉書律歷志云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今其書已亡所謂七歷者盡即開元占經所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加漢之三統爲七術也杜預作春秋長歷而實不諳歷法徒依經傳甲子推移前後遂

有比年置閏一年再閏曠數歲無閏之訛不足憑也北周甄鸞著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春秋歷法略舉數端曾不該徧晉姜岌唐一行郭守敬則各推春秋以自課所定之歷又在七術之外者

國朝陳氏泗源亦著春秋歷所用古歷即七術之殷歷也大旨謂日食爲考歷之原但食朔日名推驗相合則其餘疏失可不問專以糾正杜氏于置閏及月之大小反覆推校意亦主于課歷顧氏震滄著春秋大事表有朔閏門及長歷拾遺亦如杜氏不諳歷算徒積累日月

其弊同于杜氏姚文僖公秋農著遂雅堂學古錄亦有春秋朔閏表以爲用顓頊歷推筭其實卽殷歷也又不能守一家之法而仍依違出入于杜氏名規杜失而乖舛彌甚近時甘泉羅君茗香著春秋朔閏異同徧列七歷條其同異以補宋仲子之書之亡其言曰春秋經傳之文或一事異時或一事異月或一事同日異月或一事日月並異或一事兩見于傳而月日互異或時日雖具而脫月名或日月初無異名及參以北斝之月推勘遠近而不得其日且有別本異文如成卄八年辛巳

正義曰服虔作辛未之類蓋以時閱二千年書非金石輾轉傳寫豈無失悮正義謂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誠有然也蓋生數千載之後而考稽數千載以上之日月異同可得而言也是非不可得而知也則亦存其可知者焉耳可謂博學而孱守之者歟吾友江陰約齋薛君老而好學研經能得要領其治春秋以五經算術之法備推章蔀元餘閏餘中氣及每月大小餘而列之備檢核也二百四十二年依年排次省積算也其日食則旁採姜岌一行郭守敬所測

而稽之考得失也經傳中干支有合有不合則一二著之而不加擬議闕疑而慎餘也成書四卷題曰春秋經朔表絶長歷之迷惑攬諸家之指要于以方冊初學擁篲遺經拾遺補蕤之雅庶無憾焉道光十四年九月之

浦子珊四書稽古錄序

自晦菴夫子提唱四子書以導引初學其後朝廷即以之命題取士遂若四子書較重於五經而宋儒之講四子書註詳於義理而略於典故於是有博涉之士講求典故爲之辨証蓋以幼之所習耳目親切又

功名之途必由是也大略人著以編自元明以來指不勝屈也在爲之者以是爲切問近思之務雖務廣而荒舍本趨末者往往而是而留心稽考藉是以知學不可謂之虛費日力也錫山浦君子珊著四書稽古錄四卷隨其所遇實事求是雖亦或有瑣屑細碎之弊而時足以補前人所未備則亦章句不可少之書也子珊之從曾祖二田先生爲錫邑碩師著古文眉詮史通通釋讀杜心解等書以誘進學者子珊庶幾不替其業

胡墨莊毛詩後箋序

古善讀詩者莫若孟子其言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是謂得之云者不必其果得之也得于吾之心而古人之心不違耳朱子嘗欲屏小序遵箋疏潛玩章句以求其合此亦逆志之道而集傳一書往往不協于人心得非屏棄一切之爲累乎六經皆托於文辭而詩爲甚故害辭害志之病亦惟詩爲然通之以意以去其害正宜博求之于文辭以極其變而歸於一舍文辭而求志將强文辭以從我是與於害志之甚者也同年畢莊胡君之於詩也宗諸傳以正其指參

諸箋以別其異旁求諸家以彌其罅漏盡毛義簡與不易尋求鄭旨多歧或成偏反自唐以下非無馳說亦有奇中惟其是不惟其同題其書曰毛詩後箋一言之善無不採一字之疑無不析習而未察者抉之訛而成閏者糾之凡所折衷從容商確以觀其會通惟義之適而不以已與焉逆志之道其庶幾乎方今經學盛昌承學之士冥心者抱一得衒奇者誇閎覽夫亦各由其性之所近焉壘莊脫屣仕宦優遊林泉不與世俗競得失盡以詩自治其性情而即以其性情融之於詩也云爾兆

洛暨游涇上喜覩是編匆匆日歸僅盡數卷他日倘得卒業或得盡窺其深當更以所見者請質焉

錢子樂十三經斷句序

授句讀童子師事也言學者或略焉夫經之爲書託于文字傳於聲音顯於訓詁定於章句因文以記音音別而後求訓焉累文以成句句別而後求章焉獨文爲訓連文而殊孤句立解累句而異句者文字聲音詁訓之會而發揮事理斐然成章之所始也故大學始事郎曰離經離之而後能合之也獨字不可誦句而後可誦聲

之引也聲之引資乎氣當諷誦時緩急出入周疏遲速高下之節出焉而氣隨之而心之解悟因之善諷誦者句讀明而義理自見入於耳而不煩於言氣為之也氣之所為妙矣能授精神而達之於心古人誦詩即以學樂節詩之句讀而樂之曲直繁縟節奏一以貫之也古人之文如其口語句讀即其辭氣云爾辭氣得則誦其文如聞其語故殷盤周誥號為詰屈諷誦之久心神爽然有心能領之而口不能傳之者焉至於義理之瀰漫於字句一字之上屬下屬一句之或絕或連其差甚微

逮近斯大劉歆移讓博士已有分文析字之譏虎觀諸儒此類彌廣康成以下經師競出新致幾於望文生義各以意屬而持之成理或末師賢於往故此又多師之藉也而徒以爲童子師之事乎哉衆家泛濫薈萃爲難錢君子樂綜而輯之條流旣通探索皆遍其所依正必衷於當可以審疑似辨異同尋古師之眞啟方來之悟裨益于講貫者多矣曩吾友莊君卿山欲成十三經異文一書本之釋文旁諏諸家斷自唐以上形聲之異皆備著之惜其中道齎志先生此書已將斷手或更箋高

第弟子集錄而訂成之則小學之支裔備治經之綱領
揚當賢於梳櫛服賈爬羅崔庾爲一家之學者謬附起
予幸垂心焉

蔣生丹稜喪服傳表序

禮者本乎天而聖人爲之品節焉品節者聖人之爲也
聖人𨗳天故其爲之者皆因乎其天而不以人與也禮
莫重于郊禘莫嚴於朝廷其品節至繁重幾于不可窺
尋而必有其本焉孔子曰義之與比得其本而凡禮皆
可以義比矣喪服其制禮之本歟親者人之天也喪則

由天而人之始也于其由天而人之始順其天而制之所以爲教者莫近於此矣由是而達之百爲推之天地鬼神經之以三紀之以五極之以九莫不以是貫之夫禮爲治世之具一代帝王各有所創制而不能得先王制作之大原輒妄取一節以相比附故小者乖午大者失倫愈變而愈離其本即服術一端經唐武氏明洪武之以私意顛倒而流失敗壞至不可問後王沿之莫敢議焉誠杳冥而莫知其原也志古之士服習禮經日與賢聖相稽求而亦隨俗俯仰不肯一究其心于廣大精

微之域以求衷於先聖則其所自治者爲何事而其所致力爲何學哉蔣生丹稜于子夏氏之傳詳稽慎考下及鄭氏注所旁及者所訂正者并六朝議禮諸家羅列而究其得失又即傳中所列分別類例各爲之表而附以歷代異同之跡明辨晰而糾繩當可謂盡心矣以爲悉協聖賢之意誠未敢知而加之研窮日求其近則亦可爲從事于斯者一簣之覆也

薛雯博六書斆古編序

文字之原不可問矣屢變而彌失其本小篆之於古籀

固已乖格楷書出而小篆更爲贅疣徒架搆點畫橫安偏旁求相識別而已義固不暇計也許氏說文解字去古未遠于六書之旨尙可尋求而俗師溺於所習不恤徇今而背古妄改古書就其所見古學之湮極於是矣雯博先生耄老而彌篤於學糾正書中標古字之僅存者合之說文正時俗踵繆之失條分件繫久而成編初學觸類得其會通于流俗訛陋厥有豸乎夫事有小而益鉅道有約而用宏誠於此審點畫之所由分偏旁之所由合以求形聲象意之本以漸窺乎書契創制之源

則汀渟之水可達溟渤拳石之響有裨雲門是先生之志也

毛清士說文述誼序

兆洛少知治小學卽讀許氏書積久覺其解說頗不應經法而文字亦不盡出於古欲少少疏通證明之惜時無通經大儒賈逵杜林其人爲之質正以析其疑徒積於胸臆而不敢筆也旣從先師盧抱經游師教人讀書必先識字其治說文解字尤精而錢少詹辛楣江處士艮庭段大令懋堂皆集於吳郡郵札往還互相商榷少

儋主引伸其義處士曁守大令則攻治其所失師以少儋爲長謂許氏書有奪有牘亦有譌後人可以疏通而不可逕改則守先待後之義云爾及錢州倅獻之說文解字斠詮鈕處士非石新坿攷之類其書並出兆洛皆得讀之頗有所會通遂輟不爲今先生此書雖爲山之一簣乃其學本於少儋而益精之述藝既長新坿通誼亦確鑿可依據讀之終卷向所疑滯渙然氷釋稽其年歲又在斠詮新坿攷之前雖未刋布而用心之勤則足以俟諸百世矣

安古琴韻徵序

聲類之作始魏左校令李登其書已亡唐封氏見聞錄曰以五聲命字不立部分而北魏江式傳云呂靜仿李登聲類作韻集五卷宮商角祉羽各爲一篇此稱韻之始而如其所云則其不主四聲可知梁周彥倫始著四聲切韻故梁武有不解四聲之語四聲之非古抑可見矣切字之法肇于反語成于字母字母始華嚴經世所宗者惟神珙三十六母然各隨其人脣舌之所能及故或多或少紛云莫定以喉舌脣齒牙爲宮商角祉羽皆

附麗四聲以爲之則與李登呂靜之法大異

本朝潘氏因有一母四呼之說龍氏又有依十二律分平上去爲十二韻依七律分七聲爲七韻之說皆韋五音以就四聲者也無錫安古琴先生乃一掃四聲之說而歸之五音依說文諧聲爲本旁稽詩騷及周秦諸子以爲之証誠篤信好古不牽流俗者與夫律由音起韻以字成虛實之殊無從強合故 四庫書提要力闢潘氏龍氏之說然字母所分分于喉舌八聲爲天地之元音要自有其適相脗合者特不當過爲細碎耳李登呂

靜之書不可復見未知安先生之說相符與否而其非不知而作固可信也嗟乎古今之不可强同也久矣立說不患乎無稽而必求有益於用四聲之法自梁以來已深入于人之耳而皆順乎人之心今廢四聲復五音是猶廢几案而復席地廢酒醴而復元水也其將用之乎然以行乎今則不足以通乎古則有餘是猶考古者圖尊彝尙象者繪粉米其將無益乎以此讀詩騷周秦之文吾見其聲入心通泉流脣齒也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以入聲歸之平上去至今讀曲者以爲宗此編出吾

知讀周秦古文詞者以爲宗矣抑亦無用之用也夫道光十七年展重陽日

常州府忠義祠錄序

忠者誠恕之實理也而于君臣之大節特取名焉亦以見危授命推其義之盡焉耳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又曰殷有三仁焉仁者生理之全也此身有死生理常存故曰成焉不仁則心死心死則生理絕矣故曰無求生以害仁嗟乎仁之難成也死生之所分也軀命之所關也非堅強禀之天性是非明于講習陶染深于聞見未

易言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禮教修明服習積慣久之又久若其性然然後人有士君子之行利不能同威不能屈三代之時化成俗定積七八百年無更姓改物之患者率由此也漢晉而下載祀屢革而稱忠義之盛者莫如宋明之季豈不以兩朝恩紀深厚賢士大夫講求稱說者有素雖在草野亦知聞風景慕乎哉

國家仁育義正陶冶萬類所謂道以德齊以禮者無微不至又

崇奬忠貞風厲臣節
章皇帝定鼎之初卽
褒嘉明末死節之臣予以美謚
純皇帝益加推廣凡明史及集覽所載諸人分別定謚
下至諸生韋布不知姓名之流亦令俎豆其鄉以昭彰
慰我
皇上道光三年以祁門許某請旌其遠祖守城死義許
文璉
詔可仍

命禮臣允明季忠臣義士爲國捐軀者咸如之於是推

恩愈遍舍生取義之士無有逸遺湮鬱者矣夫諷之以意不如示之以事之深切著明也諭之以講說不如陳之以刑賞之感奮愧厲也依古以來二十四史之簡冊有顯忠錄義惓惓

皇心靡有畛域如我

朝

列聖者乎方今忠義之祠遍天下矣當春秋承祀有司肅將祗祗翼翼黎庶扶老攜幼環庠門而觀盛禮相與

序述故事太息泣下戾夫鉗背悍之氣薰稚發性天之感頑廉懦立遷善而不自知古王者仁天下之道在於此矣然則幽明協贊天地同流災沴不興兵革不試德化登於唐虞福祚邁於殷周必至之應自然之符也豈非生斯世者之幸哉

薛資塘防海備覽序

海盜之患明之倭最劇蹂躪三省搶擾二十餘年僅而後克之而東南之民因以彤劾其良將謀士悉力并智以倭爲務故其著書論說最備

國家盛德宣究薄海安枕間有草竊小發輒得然瀕海州縣頗有被抄掠者守令有被賊害者內地之民有爲之勾引供其資糧者其種類中亦頗有佼佼著名號能行其令者熟視而不爲之所沿海走集日以消耗卒有水旱之不時饑寒所驅逋逃並逸乃始瞪目視則無及矣此深識遠見之士竊竊然有厝火積薪之慮者也夫今日之勢與明代異明之盜守以强將勁兵而不足今之盜責辦于守土之吏而有餘何也明之盜外與日本狼狽內則盤踞島嶼窟穴深固倭兵剽狡便戰汪直徐

洋盜又皆真奸大豪能附集其下故滋刼四出官兵屢僨而莫能誰何今所謂洋匪者特貧薄無藉竄身偷活或市井傭儈妄冀剽掠爲肥厚耳其長技則關商賈求税質人而取其贖耳伺便則睍攫捕急則徜徉海中假息旦夕耳夫蝗之害稼也比其羣飛勢成隨地遺種頃刻滋蔓若其蝻之未出于土則可掘而勦也已出未羽可撲而絕也今誠申明保甲之法使姦宄無所容隱盜于水而窟於陸者隱民之取食者胥吏兵伍之潛通爲窠線者稽核必得鋤其強懲其弱而痛絕之海口所出

入米穀硝磺之透漏銷贓之寄頓出洋收洋挂號之影射察其蹤跡毋使漏網如此則洋匪之捕影滅跡可計日而待也或曰洋匪之所以不甚肆者有家室爲質有米穀爲餌也悉絕之則彼旣無所歸又無所得食挺險而起登陸突犯明之禍且復見曰予以爲今洋匪之所以敢上岸焚掠者果其兵精而力衆歟抑姦民爲之指蹤助其聲勢歟今旣剷其耳目剪其羽翼矣卽冒死求逞勢將何之且吾所謂無事用師者不必調兵集衆大舉會剿耳若夫防海各水陸營明訓練利器械嚴哨守

此兵弁常職即無儆顧可一日廢弛而不講歟曰彼飢
相爲聲勢矣操之急一旦水陸合發則如之何曰奸民
之爲盜者徒以米粟相市也豈眞有攻取大略要約結
亦爲偵伺內閒哉其緩則相倚急則相棄勢也吾所捕
者在陸彼所倚者在海風濤之間阻舟船之停泊遲則
不能匿形速則不能爲期其不相及也亦勢也或又曰
爲盜者在海奸民即貪其賂遺固非公然有不軌之跡
也舍彼而取此毋乃不搏猛獸而搏畜兎乎且小盜之
出沒勢不能悉絕吾修甲繕兵示之不可犯足矣搜剔

根蔓捕搦風影吏胥之顚倒怨讐之告訐紛紛皆是脫有寃濫勢且先亂是又不然語曰削株掘根禍乃不存奸胥黠伍之伏城市者盜之根株而心腹之疾也伏奸不除則盜决不可得即得之亦必復熾昔王式討浙東賊將吏與賊通者陰察而悉誅之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故三月而殄裘甫明朱紈撫浙閩下令禁海嚴糾察獲通番者九十餘人一旦驅出戮于演武場及趙錦代之寬以示德而奸豪相賀倭寇遂亟矣此非其明效耶若夫守令爲親民之官大吏有察屬之責

天子所倚毗百姓所仰望而明不能以照姧斷不能以去梗忠誠不能以孚物徒與下吏比因緣爲擾累則固非吾之所敢知矣江陰薛君傳源有志經世之士也病明世海防諸書繁而不切於用刺取其要爲備覽十卷詳於治本略於言兵分爲十目各冠以會典所載諭旨蓋成憲昭垂至精至詳守土吏恪謹奉行則弭盜安民固不出乎此矣書成兆洛受而讀之喜其本末具備後來者可以考鏡而老成持重之見尤非尋輕率好事喜爲大言者比也故推其意而爲之序焉

洪孟慈三國職官表序

吾鄉之士自孟慈歿而亹然有志纂述者瞠乎如失所依據意銷沮而力不自前矣孟慈志學既篤博聞多識加以強力兼人夙夜不怠其所欲為甚夥如隋書經籍志考証漢書地理志考証之類凡十餘種皆創手未就其就者世本輯補三國職官表史目表三種而已世本輯補之成嘗以其槀請質于孫伯淵先生遂留其齋中孫後以其稿付江都秦氏刻之遂冒秦名于原書前後不易一字但分卷不依原目而漫為三大卷又于序中

竄入數語以附其名耳近世爲世本之學者頗衆然多探撫殘碎約畧編次雜而不貫獨孟慈此書鈎稽義類釐訛補闕能使世本復還舊觀用力甚至有裨于承學之士甚大秦氏旣梓而行之則好學者得家置一編于孟慈之意當甚慰蓋著書者期有益于世而已豈必爭此名哉予旣爲刻三國職官表史目表故幷世本原序及味辛先生序刻之以繫于後亦使來者有考焉嗚呼安得有志之士取孟慈未竟之業一一成之也

洪子齡補梁疆域志序

吾常近今言地理之學者推北江先生先生所著有乾隆府廳州縣志及補三國東晉十六國疆域諸志刊行已久家有其書今其少子子齡又有補梁疆域志之作洵爲北江才子矣而先生自序補三國疆域志謂有千難其一云晉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凡郡縣增省在安順以後者即不置錄是前無所承唐初修晉書于地理學最不精建置沿革舛錯過半是後無所據然以梁較之爲尤難也何則三國上爲兩漢下爲西晉俱有郡國地理之書初無僑州郡縣之目若梁之前則爲宋齊

同時爲北魏其後爲北齊北周與陳耳宋齊北魏雖有志而承東晉十六國以來僑州郡縣朝南暮北旋有旋亡雖巧術不能算焉齊周及陳又各無志南北二史蓋亦缺如先後若斯悉難依據所可幸者梁書本文其建州置郡時見于紀傳兼之齊書魏書南史北史齊周陳隋書亦具在其中扼要之地爭鬭之區彼此互見次第足徵益以隋志注文頗爲詳審其餘今世所存諸地志如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輿地紀勝及通典通考通鑑地理通釋猶足借爲証佐雖非無可措手

而子先生所謂十難者殆又甚焉今子勤以本書紀傳爲主輔以他書畧仿宋齊二志之例詳列魏隋二注之文其州郡縣之次序因宋齊舊制而未經分割者準宋齊州郡志爲多其本爲魏地而遂爲梁有與本爲梁地而遂爲魏有者則類從魏隋二注其分置不見于本書與魏隋二注而見于他書者歷引書文以爲証據其間若無實土而置虛名與因虛名而成寔土或雖一名而實二地與以一地而得二名莫不明是非別同異而復州詳置治之所縣列因革之文名山大川舊關重鎮館

殿臺閣宮闕園陵靡不綴輯以廣後學之見聞可無憾矣復有餘力更補北齊北周及陳時之疆域尤易爲功諸史皆具爲求地理之一大快哉予整之于此信北江先生之積學深而遺澤遠而子齡亦可爲克傳其家學也已是爲序

趙地山地學源流序

天曰文地曰理人曰事天不可以實求即恒星七政之經緯錯綜者著之人不可以虛立即視聽言動之日用行習者範之地據質而儀天山川原隰曲直起伏有脈

絡條縷以絹貫於其中如人之四肢百骸渾然塊然而
氣之流行分布自有徑隧即所見以求其理而陰陽向
背開闔行止動靜盛衰生死之變效焉故又曰脉亦曰
阞覩文以象治事以禮別理以形形者所以形理也理
不可見形而後實形而後定今之言地理者多襍五行
家言五行者言其行于天地人之間天地人之所共也
天之五行在象人之五行在禮地之五行在形舍形而
空言干支方位之五行則無實無實則無定是離本也
地山專精青烏家言薈萃昔人論說門分而類別之一

以山川流峙聚散之實爲宗諸家氣運輪轉控制之術亦博採焉說必賅備語必易曉成書二十一卷題曰地學源流蓋問途者之指南也夫藏伏之理見於有據之形形百變理亦百變或形變而理不變或形不變而理變依形以求理未必其悉中也而況以無形求無形乎

趙地山選擇寶鑑序

一陰一陽之謂道播之以五行實之以十日輔之以十二辰陰陽之道備雖天弗能違也古者諏日以卜而用剛用柔惟戊惟午厥有故常褚先生補日者傳稱有五

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歷家天人家太乙家皆曰者也堪輿即今之造宅造葬建除即今通書叢辰即今星煞禁忌歷家天人家即今推命五行太乙則其本法也能歷十日十二辰之行以通五行之變而消息於陰陽之宜其惟聖者乎若或知慮神識探索焉而未精精焉而未盡毫忽之差謬且千里求利或反害是故聖人不恃而歸之于卜愼之至也自唐以降其說日繁局於術而不務大道迷眞背本苟譁衆以取利地山病其然羅列衆家旁及外國之說闢其非糾其舛衷諸是可謂

勞心濟人者歟司馬季主曰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若存若亡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又曰導惑教愚言不厭多夫天道遠而難知近而不可褻以眇劝彰聖人猶難之而神謀鬼謀引于日用藏於性道蓋導惑教愚聖人自盡焉耳已其微者固有不能筆之於書者矣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地山將存其書以待其人乎吾知此書之不廢矣

趙地山宅經寶鑑序

天地人之蘧廬也豈不信哉聖人尊天而親地因地以

順天度地居民以敬奉天氣則必察陰陽調五行審形德而後人不夭札物無害生故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利是故知幽明之故太乙行九宮之法是也葬域古曰宅兆致生之也生曰宅生所託也葬不徙而宅可徙死幽而生明死靜而生動也明故知向動故乘時即太乙之不常厥居也天子法之爲明堂百姓法之爲戶牖禽獸法之爲巢窟昆蟲法之爲蟄振九宮者五行之散布陰陽之錯綜聖人不出戶知天道用此也都邑之人逆而濁鄉鄙之人傑而愿山谷之人樸而悍江湖

之八剝而肆地使然也入其家門院洞達者子弟多軒
昂居處幽閟者子弟多秀美庭宇阨塞者子弟多闇陋
房戶宵曲者子弟多邪私廬舍散碎者子弟多乖分宅
使然也或始盛而中衰或前沉而後揚或彼福而此禍
莫非微而乍顯數使然也明乎往來伸屈之故則陰陽
五行之用可窮本而知變矣故精義以致用利用以安
身諺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辨方正位者天子之事也
辨物居方者君子之事也五行九宮所以辨物也盈虛
消息所以居方也地山既成地學源流又爲宅經實鑑

問序于余余不能數白道黑而於天人之際竊嘗聞之矣故舉其所知者以復焉

錫嘉堂印譜序

研精六書者三代彝器石鼓而下秦碑漢碣尚已旁及刻印亦有取焉蓋繆篆列於六書其結體製文由鐘鼎碑碣外而其理常相通貫繆之爲言於疏密曲直參差增減各隨其宜以就繩度即鐘鼎之文亦時有取此意者倉史作述之本或藉是可求焉耳自明以來收藏漢印之家以爲印譜者甚夥間有眞譌駁襍而其眞者要

有可觀方君震鶴此譜裒時江陰夏氏所藏也曾爲之鈎摹刊板而印之純精美乾隆乙卯或持印與刊板索售于予摩挲不能釋而力不能得閱三十餘年經數主而歸於方君其刊板已亡銅印後有玉印十方亦他售矣將仍爲印譜以貽好事余甚喜方君之好古而知所擇也故記其所知者著於端

吳康甫慕陶軒古甎錄序

嗜古者之不遺一字也雖殘甎零甓皆著於錄或曰猥矣然深求秦漢甩當遺文其偏旁損益行筆曲直咸有

意理可尋藉可推見刻符摹印幡信署書殳書之大凡于小學不爲無補魏晉以下或隸或眞亦嚴整有法度自唐以降徒記載年代著別姓名茍焉而已吳君康甫搜集叢殘彙而刋之片文隻字探摭必力上自嬴秦下迄趙宋蓋旣導其源必沿其流以推極變態事之宜也夫古之爲此者類求工是事而屬焉其人皆宿其業專其能雖聊爾寓筆亦必原本古訓垂式來世故能致工如此也後代則人人自以爲能曾無研求之工後世之處狠藉點畫任意虛造又何怪其粗鄙茍簡至於如此

乎嗚呼一物之細而古今絕異此其一端矣康甫將即一端而擴求之歟則文章何以不兩漢品行何以不三代皆有蹊轍可求沿而溯之無不可也若徒言其字跡而已則斯槇之門徑六書之義蘊康甫固已精詣自得之可無俟予言矣

養一齋文集卷第三